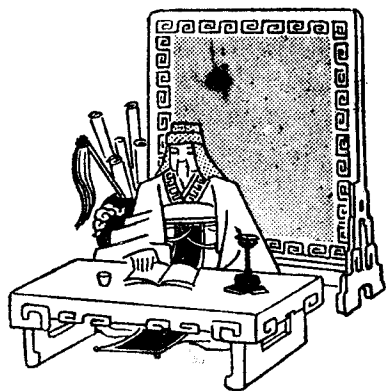


大 字
詳 註
韓 昌 黎 全 集



第三册

上海廣益書局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出版

韓昌黎全集

校閱者 吳 瑞 書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四冊定價五元

韓昌黎全集卷三

序

送陸欽州詩序

陸倕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欽州詩并序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憂。都也。君之良。在齊齊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欽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齊齊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或作或而屬下句方从閣本作感而屬上句。今按莊子有周徧咸之語。方本得之。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从閣本云抗本託感作或然尙無謂字蜀本始作或爲今本易爲作轉謂託甚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

陸君之去兮。誰與翔翔。諸本如此方从閣抗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用韻而上下句不韻不分下句押韻有兮者。橋頌之類是也。今其詩方本若用賽歌之例。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若用橋頌之例。則下三句爲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方所去之本失之也。今定从諸本。以騷經及賈誼甲風首章爲例。若欲以橋頌爲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爲簡便。但無此本。本教以意創耳。欽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

此詩。歌于遼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野爲溧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

皆有弗平者乎。為一作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獸言非是。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

推斂。欽古奪字。或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從閣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旬尤字足成一句不

成文。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假下或有之字。夔弗能以文辭鳴。而無能字。又自假於韶

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般。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

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梁地也且辭楚感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

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咸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荅到。春到申韓前

四十六篇春古慎字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

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從閣本刪去。今按有此一句文意乃足閣本脫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

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諸本皆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從閣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聲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雲書相似其意以為必如是然後為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是也。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

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從閣本以亂為詞又從閣杭本刪去將天以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無理蓋因亂而誤為辭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為亂又補十九字文意乃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

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

他浸淫乎漢氏矣。魏晉今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方從閣本無此二字皆非是。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克己復禮仁也信善

哉公雖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

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

之命。則懸乎天矣。闕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有有字即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憐然者或作者然云顧命王不憐或作不釋釋猶開釋也○按

送許鄆州序

或作送許使君刺鄆州序仍注仲與二字或作志雍樊云志雍字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鄆於山南有屬邑是時頔斂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頔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

于公頔此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頔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要下或有也字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問或有

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無喜字方从于公不

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出羣字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

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

事不從。事不從謂不能幸言之也小人之所以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

爲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察府爲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繇一作縣觀

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怒非是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

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其字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

獨急。或無以字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字非是既一作即今之言者。其有不

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或作從

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竇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

蹶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非是或無甌字亦非越或作粵。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敵一作

氣上蒸也。方从關苑作敵云。敵橫擗也。謂鉅海敵蕩其南也。○今按敵微扣也。字書訓以滿。而漢書注又訓隨為發動。蓋不以杖木奮擊。但以杖身擊扣而發動之。所謂橫擗也。海之為物。最鉅。其所驚蕩。豈微扣之謂邪。關本蓋誤。而方必為曲說。以附之。殊不可曉。作敵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揜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因又言此。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也。關蜀皆誤。古或。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瘴疫不興。瘴疾。瀕海之饒。固加於

初。或云瀕濱也。蒙文無濱字。漢志瀕南山。又瀕河十郡。只用瀕字。加於或作知其非是。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之諸本無複出之字。方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有御字。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充嶺南節度使。盡牧南海之民。暑從事扶風寶平。平扶風。平陵人。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貽周。為東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於或作我。於行遠或無行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其宗二字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寶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醵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旣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二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於其日。率厥官屬。或無。屬字。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

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儀二字。下或有少。於是總太學儒官二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旣陳。肴羞惟時。醴粍序行。一作。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褻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从杭。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儒一生。儒一作。或。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以或。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語。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

見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也。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所下或武公於是作

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

暉或作暉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暉序云齊生之兄爲暉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元十五年暉十一年贈元和二年暉登進士第而暉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奉黜之當否。不以親

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己慎行。確乎

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闕杭蜀苑無及道

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年晉祖奚請老舉讎舉子事見一善焉。若親與邇

不敢舉也。或無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衆下或皆激而舉

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不行於君。巧言

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虜猶嗚呼也古文於乎是乎非是爲有或無爲字爲人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嚮聞苑以人爲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嚮舉者而言爲之作嚮

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嚮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嚮人爲導者音義皆不同也是故端居而念焉。

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

有根。生於私其親。其下或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

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之兄或爲時

名相。出藩於南。于下抗苑有鎮字闕本無○今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爲江州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抗苑皆諛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

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今从關杭蜀本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一云既風矣一作既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我未也則此作至爲是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下或至至字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戒。觀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獲下或有其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料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爲鄉榮。或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

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公言嘗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欽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數退之獨步○

此序孟州濟原縣有石本其間小有異同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杭本同或作桓樊氏石本關蜀苑刪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作於今从石本名聲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

才峻滿前。峻或作俊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

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从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方从石本刪去下文於時

者之所為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石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

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事。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作之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

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从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上七思切。口將言而囁。下女居切又音如。處穢

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改不羞一本作弗羞辟石本作法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

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今从石惟知如此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開杭本沿作湘方从蜀本云洪慶善以為作湘者石本

韻以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恒卦卜象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沿于沂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為正○今按方以古韻為據舍所信之石杭開本而去湘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製不全惟可濯可湘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故記之以俟

者然其大歸只為从湘字耳政使實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或曰湘字考之說文云烹也詩采蘋于以湘之从湘為正盤之阻。誰爭子所

窺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殃方从洪校石本作央又云樊本作殃然開杭蜀本皆作央王逸注難

○今按作殃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从石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者其有同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真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為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詳此言最為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為

正如水門記溪堂詩子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而知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

所望。則或作且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開杭蜀本置此公時四門博士堪為太學生在貞元十九年云為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抑一作御一無抑字。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

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將字遠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於一堪作爲

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送董邵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一有情字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關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今按篇首云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諸本作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公此序大概與送許鄆州之意同鄆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頤又皆言民窮數意必有所屬也頤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文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

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或無苟有二字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

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

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於公。崔君

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

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禮部故謂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

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

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

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

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后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事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

班白之老半焉。之老二字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

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

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洛師。

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

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

郡吏今本併訛吏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為縣其失遠矣。

與長也異觀。與或作於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禮上或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

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

故有以贈童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禮報乎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

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者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詒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儒名或作名儒非是。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

行而是。之名或作其名而是或作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

或無浮屠師三字。或無浮屠師三字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譎其所志。譎或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

為之請解其裝。請或作序。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所下或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

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或無之字。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

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為或作禮樂心下或有必子。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

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行上或有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

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瀆告之或無瀆之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

食。粒或作穀。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或作過大乎或

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

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屠而簡

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爲上或無而字爲下或有之字悅或作感弱或作兩告人或作告之余旣重柳請。非是或作詩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其乎言。

送楊支使序

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爲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嘗或作常與之遊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爲字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或無於字於下或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盡或作得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而鎮或無而字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無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从闕枕文使智足以造謀○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疎略獨今所定詳密有序且及羣博乃與上文相應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作人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勤或作動心也下一有非文則不能五字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爲近。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爲列侯韓王安爲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爲何遂爲何氏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

為博士。公時為四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生與博士或作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

不得願而歸。不上或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以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

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為湖南觀察使或無湖南又字楊作陽皆非是。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

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楊或作陽非是。吾聞鳥有鳳者恆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

川。是鳥實集而鳴焉。川下或有守字是若史可信。史或作使。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或無

送廖道士序 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南岳也。南方之山。巍然而大者以百數。或無高字獨衡為宗。衡下或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

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

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或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州下或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或無必蜿蜒扶

輿。磅礴而鬱積。選虬龍騰驤以蜿蜒蜿蜒也。龜蚯蚓也。扶輿相如于虛賦。扶輿猶磅礴。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爲一注。磅礴猶混同也。○蜿蜒於元切。又音宛。輿市衍切。又音善。磅礴音旁。磅礴音薄。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

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鬱上或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

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字當下或有奇字非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

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

邪。迷下或有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或作進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也。序云。建中初天子嗣位。當作於德宗之世。次前後篇。當貞元二十年云。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

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有然後字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

或或作不或無發字。若顏氏子操瓢與箒。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算食或無字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有事字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疑衍字建中初。天子嗣位。大歷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

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廷上或有朝字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或無又字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 或注瑄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擢賦孟瑄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瑄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歎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柳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此永貞元年十月作瑄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之瑄於柳。年甚少。禮甚度。一作脩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矣。識音志矣或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吾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彊而或作非是况其請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據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爲學。續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非以或無以字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穎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憑也之下或有於字頎然其長。頎音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

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為考

官則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不字。○舊讀此序嘗怪則何不信之。有以以下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篇疑之後。見謝氏手校本。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血脈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此於韓集最為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為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不嘗見真本耶。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陳。吾一作余。下同。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志上或有其字。今從

闕本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 或作王填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為字大。下或有其字。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方從闕本作引。○今按以分為引。蓋草書之誤。然幸有他本可證。方乃不取而獨信其誤。何哉。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放下或荀卿之書。無之字。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名字或作名耳。或云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瞿音渠。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書上或有師字。非是。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吾或作余。太原王頊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或作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填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此謂裴均楊憲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裴均非也。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荆南節度使。憲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荆即荆南。潭即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或作者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至若或作志得或作者至氣滿氣得志滿。非性慾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統郡惟九。荆南管蠻忠萬澧朗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南或作南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或作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屬音蜀吏屬之欲切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在或作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册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均謂裴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在幽州劉濟幕相國李藩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爲濟官。率先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公猶在江陵。安得有借朝道語。愈嘗與借朝。元年六月公始自江陵召爲國子博士。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濟檢校司徒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入其地。迺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里或作狹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唯右有佩也。在爲衍字無疑。杭本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爲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爲一句。內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鞞。許戈切。鞞服。按鞞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鞞其弓。又曰。交鞞二弓。則鞞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鞞。謂納弓於非耳。况弓云施弦。與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鞞。丑亮切。矢插房。房。房箭舍也。俯立迎道。左道作賓。非是。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幸。禮不可如是。及府

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方從關杭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第當言唯在府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从方本爲是。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今按。復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爲正也。愈曰。國